來自二十世紀的傳承

文化巨人的音容笑貌 ——讀《百年國士》札記

人們一說起辜鴻銘，馬上眼前就會出現一個腦後拖着一條大辮，頑固保守復古的遺老形象，卻不一定知道此公是最早把儒家經典《論語》、《大學》、《中庸》翻譯成英文，是中國向西方世界弘揚孔教的第一人。在中國屢受列強欺凌的年代，他敢於尖銳批評洋人，但又受到洋人極大尊敬的學者。托爾斯泰與他有書信來往，從他那裏了解「中國覺醒了」。著名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他與英國毛姆、印度泰戈爾都有交往。他不修篇幅，穿的袍褂胸襟上的油垢可以當鏡子照；他玩世不恭，人家賄賂他買選票，他隨手把錢去送給了妓女，把行賄人連罵帶趕說：「你瞎了眼睛，敢拿錢來買我！」如此這般許多趣事奇事，使人一改舊印象，覺得他相當可敬和可愛。

蔡元培已是無人不知的大教育家。他對腐敗的舊北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造成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第一所男女同校，教授治校的大學，第一個提出辦學理念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主張一切學問當以科學為基礎。他到任的第一次演講就告誡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羅家倫認為「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子民時代的北京大學」。一百年過去了，這樣的辦學理念和成就仍為人們極

高的推崇，但在今天的大學裏卻還難以望其項背。而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雖十年有半，實際在校主持工作卻只有五年有半，竟做了這麼多的彪炳歷史的大事，真值得今日校長們深思。但他卻是個性情寬厚溫和的好好先生，對教授，對學生愛護備至，只是一遇大事，就「奇氣立見」。五四時期，學生鬧事，政府抓人，蔡元培就聯絡其他校長向警廳保釋領人。政府大施壓力，要他解聘陳獨秀，制約胡適。蔡慨然說「這些事我都不怕……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傅斯年說：當時北京城裏，「只是些北洋軍匪，安福賊徒，袁氏遺孽，具人形識字者，寥寥可數，蔡先生一人在那裏辦北大，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是何等大無畏的行事！」

還有一個章太炎，早年反滿清，坐監獄；駁康有為，與梁啟超論戰；與孫中山一起革命，也與孫對峙過；反袁世凱被幽禁。魯迅說他：「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垢袁世凱包藏禍心，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為革命之志終不屈不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華民國」一詞創自於他，在亞洲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是他。從事社會革命如此轟轟烈烈，做學問一樣「淵博鴻深」，胡適尊他是「清代學術史的壓陣大將」。于右任稱他是「中國近代之大文豪」。他的門下弟子多為清末民初的大學問家。他的奇事趣事更多，有人覺得他怪誕而呼為「章瘋子」他卻不以為杵。

我無法繼續列舉，因為這些文化大家的生平太豐富多彩，豈是這樣簡介可以敘說得清的。我是因為近期讀了王大鵬主編

的《百年國士》¹一書後忍不住要寫這篇小文與讀者分享。這部書共四大卷，長達 160 萬字左右，商務印書館出版，選了二十世紀文化名人 48 位。每位有小傳，約數千言；有傳主的親屬弟子友人所寫的自述、回憶、專訪等文字數篇，多為第一手資料，摹寫其形狀風貌個性極為真切自然，幾乎活生生地躍然紙上。所以我這個視力嚴重下降的人竟然興致勃勃每天連續一篇不拉下地費一月之功讀完了全書。除上述幾位，還有梁啟超、齊如山、張伯苓、王國維、連橫、陳獨秀、于右任、李叔同、魯迅、馬一浮、蘇曼殊、熊十力、沈兼士、李大釗、陳寅恪、劉半農、胡適、趙元任……等等 48 位大家或稱為泰斗、大師、權威、文豪……怎麼稱頌都不為過，一個個的名字都是如雷貫耳、擲地有聲、在歷史上有着卓越成就和貢獻的文化巨人。王大鵬君選用了「國士」這個詞，是喻其為二十世紀本國最有代表性的優秀知識分子。

關於「國士」一說，如以最早在《戰國策》、《史記》中所用的意思看，就是指一國中「士」中最傑出的有代表性的。司馬遷曾稱李陵「有國士之風」。在三家分晉的故事中，有一個刺客豫讓，先為范中行做事，不受重視。後投智伯，智伯亡於趙，豫讓就屢次化妝以至不惜殘身苦形去刺殺趙襄子未成遭擒。人家問他為何如此？他說：「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趙襄子歎稱他為「忠義之士」。這裏是把「國士」說成一種待遇了。明代方孝孺說：「國士，濟國之士也。」批評豫讓不為國家做事，光顧

1 見《百年國士》四卷本，商務印書館 2010 年初版。

着報仇，「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可見對「國士」是有多種歧解的。即使那時一般的「士」，有的也是很自負的。顏觸見齊王，齊王叫他上前，他卻叫齊王上前，侍衛們就吼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他是君王，你是士。」顏觸說：「我上前成了我慕他的權勢，他上前是表示尊重士。」齊王發怒了，責問說：「王者貴乎？士貴乎？」顏觸說：「士貴呀，王不貴啊！」他講了一番根據。齊王要封他做官。顏觸辭謝不受說：「譬如一塊玉長在山上，你把它加工製作，他就不可貴了。」「士生於鄙野……」一旦做官受祿，就會「形神不全」。不如回家「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富貴，清淨貞正以自處。」顏觸就這樣以草野之士為貴，活得滋潤，未必成為「國士」就有什麼了不得了。

季羨林先生在本書序中也說到《史記》中有「若韓信者，國士無雙」一說，但他按現代人的理解，引用了陳寅恪的話：「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他還進一步明確解釋說：「就是能傳承文化之人。」王大鵬君也認同此說，所選的國士都是在文化專業上有傑出貢獻的，甚至不是一項兩項，而是許多，且開風氣之先，往往是拓荒者、奠基者，他們的學問不僅淵博高深，而且總是氣勢如虹，影響深遠，垂之後世。譬如蘇曼殊，如今人們已經不大熟悉他。然而，他卻像當年唐僧取經，「隻身徒步，萬里投荒，穿越險山惡水，遭遇猛虎毒蛇，犯難圖遠，執意南行，傾其全部心力弘揚佛法，艱苦開拓中土佛教界與南亞諸佛國的交往之路，在佛教史上的貢獻，為中國百年第一人。」他在泰國等南亞諸佛國講佛學，被佛學界尊為「曼殊大師」。他著《梵文典》八卷，陳獨秀稱他的梵文

研究是「千古絕學」。他又是第一個翻譯英詩，將拜倫《詩選》譯介給中國讀者的譯者，被認為「是他開初引導了我們去進一個另外的新鮮生命的世界。」他也是最早的外國詩歌評論者。他創作的《斷鴻零雁記》等許多文言小說被認為是「我國近代言情小說的開山之作。」錢玄同說他「思想高潔，所為小說，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周作人說他「可以當得起大師的名號」。他的詩和畫都受到郁達夫、于右任等許多大家的高度讚賞，以為精妙絕倫。文學史家們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更重要的是，他們總是把改造社會視為己任，在反對專制獨裁，爭取民族覺醒和進步，自由和民主的活動中，有他們活躍的身影。連蘇曼殊這樣亦僧亦俗的佛教大師，當年也是反清志士，所撰討袁檄文傳誦天下，辛亥革命成功卻固辭不做官，為章太炎讚為「可謂勵高節，抗浮雲者矣！」孫中山讚他是「革命的和尚」。他們蔑視權勢，糞土金錢，無論富貴、威武、貧賤，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真正堅持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所追求的氣節和操守。讀這些故事，很自然地深深地為他們那種昂首闊步、雄視四方的氣勢和眼界所折服，為之振奮提神。這些文章中寫了他們許多軼事極見其真性情，容不在這裏饒舌，且留給讀者去一一品味吧！

說到這裏，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這些歷史人物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尤多創造和施展的空間和土壤，他們辦報撰文、遊訪各國，學習觀摩，革命改良，學書學劍，深思放論，無所顧忌……儘管沒有人天天喊着要創新卻能一個勁兒創出新來，沒有人三天兩頭熱炒或自炒大師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超級大師，思想文化學術卻有了繼往開來具有歷史意義的發展，有了真正

堪稱面貌煥然一新的兼有中西優秀文化傳承的中國現代文化，推動了歷史車輪。這是為什麼呢？那時或晚清專制，或民國軍閥橫行，權勢金錢當然是主宰着一切。但知識分子並不都像如今有些人那樣困頓猥瑣，匍匐在權力和金錢面前搖尾乞憐，狗苟蠅營；卻出現了那麼多能夠代表民族靈魂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國士」，這不使我們感到汗顏羞愧不應警醒嗎？

當然，在此書選錄的人物名單中，可能見仁見智，會有不同意見，何況人非聖賢，也不可能是完人。對此，季先生在他的序言中也談到了，認為：「這同樣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覺得，這些『國士』們大體上能夠得上傳承文化的水平。」我所以強烈地推薦此書，相信對引導人們走向現代文明之路實在是大有裨益的。

2012年5月

在錢鍾書先生寓所瑣聞（上）

「我根本就沒有看見……」

六十年代初我在《中國文學》（外文版）雜誌社工作，上面派給我其中一份工作是負責編選古典文學作品，然後交由英文組翻譯出版。這樣，我就常常要到一些老專家那裏組稿。那時當編輯不像現在不管對方是什麼人也都是發個短信、打個電話就可以把稿子約來，而是上門拜訪，恭恭敬敬請教、請求。老輩們一般也很和善親切，承他們照顧青睞，答應寫成稿子後，往往還要又一次上門去取。如此往返談說聊天，有時沒有任務也會去走動，漸漸就成了老輩們的小朋友。我就是在那時認識了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承他們不棄，我常常以不速之客去到他們那裏拜訪問候，總是受到親切的接待，交談甚歡。

我第一次去到乾麵胡同錢府，記得已是1963年，為了邀請錢先生為外國讀者寫一篇關於宋詩的文章。起因就是因為前幾年錢先生出版了《宋詩選注》，我讀了錢先生的序言和注釋，簡直喜歡得「若狂」，我從來沒有讀到過古典文學研究文章可以寫得這樣內容資料豐富密集、深邃且又幽默，真是佩服到近乎崇拜。儘管這本書在當時受到批判被視為資產階級大白旗的標本，但我只是以「對外宣傳的需要」為由，誠心敦請錢先生寫稿。錢先生當然沒有答應，我也理解他的心情，因為受到批判不想再惹麻煩或已了無興趣。但是，我卻由此拜識了錢先生。

錢先生雖然不答應寫文章，但卻很有興致與我聊起天來。我說：「錢先生您是我的老師，我是您的學生。」我的理由是當